

沈石溪和他的動物故事



文字工作者 ◎ 宋慧芹

有「中國動物小說之王」美稱的動物故事作家沈石溪，是兒童文學創作者中的實力派作家，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涯，所寫下以野生動物為主角的故事極多，在他的生花妙

筆下，故事不但驚險曲折、懸疑萬分，所描述的動物角色，更有著豐富的心理歷程——他擅於將動物的行為舉止，賦予其人性化的動機，並且將這些動機，串聯成極富戲劇張力的情節。因此往往每書一出，就會引起廣大讀者的迴響、且歷久不衰。

筆者第一次閱讀沈石溪的動物小說，而且就深受震撼的故事是《狼妻》（國語日報，86年9月初版），內容敘述一位正要撰寫博士論文的動物學家，在暴風雨的夜晚，仗恃著三分酒意，披上大公狼的獸皮，假冒已死的狼丈夫，回到即將分娩的狼妻身邊，為牠擋風遮雨、獵捕食物，並且抵禦巧詐的敵人，藉以觀察母狼與小狼的日常行為。

由於狼是哺乳動物中，少數會由雄性負起照顧妻兒的動物，因此當動物學家得此難得的機會，取代公狼，看見母狼對自己表現出信賴、依戀、鼓勵和舞蹈儀式……等行為時，以為自己已獲得母狼的全然信賴，而沉浸在掌握狼族秘密的喜悅中；不料母狼卻突然在動物學家睡夢中，撕咬開他披在身上的公狼獸皮，眼中冒出熊熊的復仇火燄，打算咬開他的頸項……原來，母狼並不是單純的把動物學家認作配偶，而是因為母狼產後無法獨力謀生，才不得已將計就計；如今，母狼已恢復體力可以自行獵食，而仔狼也開始具備基本的防禦能力……動物學家這才悚然驚悟：他這個「假丈夫」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沈石溪的動物小說之所以篇篇精采，和他的生活背景有很大的關聯：沈石溪16歲時，恰逢大陸刮起「上山下鄉」運動的旋風，城裡的青少年通通要下鄉到農村助耕，於是沈石溪遠離上海家鄉，隻身來到雲南的西雙版納。在這個遠離市塵、地廣人稀的城鎮裡，有的是豐富的植物和動物，當他下田工作的時候，白鷺和孔雀就在身邊盤桓；上山砍柴，還經常能遇到馬鹿和岩羊……當地流傳著許多有關動物的趣聞逸事，而他在下鄉工作的六年間，幾乎天天跟動物打交道，更是親身體會或者目睹許多感人的動物故事。（節錄自沈石溪《闖入動物世界》/「有生活就有作品」一文。）正因為他年輕時有過這麼一段不平凡的經歷，為他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也因此成就了《第七條獵狗》、《再被狐狸騙一次》、《苦豺制度》、《紅奶羊》、《一隻獵鷹的遭遇》、《狼王夢》……等在海峽兩岸說也說不完、得獎次數多到數不清的短、中、長篇動物小說。



沈石溪的動物作品，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是從「人」的角度寫動物，主述者可能是一個平凡人、一個獵戶、一個農夫，或者一個動物學家……，故事裡動物的個性，從人的眼光來看，或許良善聰慧，或者無賴奸巧，但故事總不脫離一個主旨，那就是所有動物行為的背後，都掩藏著某一種高貴的情操，可能是為了保護後代或者配偶；也可能是為了報答朋友甚至主子的知遇之恩。

舉例來說，《再被狐狸騙一次》中的公狐狸奸巧機詐，讓一再被騙的年輕人恨得牙癢癢；可是當年輕人不再被公狐狸逼真的「擬傷」動作欺騙，決心要直搗狐狸窩時，心急如焚的公狐狸為了保護狐狸幼仔，竟然真的一再在年輕人的面前，以極度自殘的方式重創自己，為的只是想吸引年輕人遠離自己的巢穴……不僅故事中的年輕人不忍，就連閱讀小說的讀者，也忍不住要掩面嘆息。總之，沈石溪筆下野生動物的有情有義，往往令人有「人不如獸」的感慨。

雖然沈石溪歷年來創作的動物小說，總是不斷引起廣大群眾的熱烈的回響；可是做為一個有自覺的作家，他知道自己已經陷入同一種創作模式的瓶頸中。為了有所突破，沈石溪開始嘗試以「動物」本身的角度來寫動物故事——這是一條很不容易成功的路徑，試想：「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少了「人」的詮釋，要從動物的角度描寫動物的心路歷程，說服力豈有不大大減弱之理？

或許是為強化事件的說服力，沈石溪這個時期的作品，有時會有過多描寫周邊細節的贅述，過度側寫動物主角思路轉折的結果，間接拖累了情節的緊湊程度，故事的張力也被削弱許多；在許多後期的先發作品中，無可避免的產生類似的狀況：《苦豺制度》描寫豺狼首領索垞在團體利益與個人親情之間，必須做出擇一犧牲的內心衝突。由於故事情節發展的重心集中在一個很短暫的「時間點」上，因此當作者要鋪陳主角內心的衝突交戰時，就開始拖累了故事情節的發展。不過，沈石溪盡力修正這一層障礙，在《紅奶羊》一文，使其小說內容昇華至更高一層的境界。

《紅奶羊》道出母性的「哺乳情結」：一隻產了死胎的母岩羊茜露兒，被一匹大公狼挾持回巢穴，哺育剛死了娘的小黑狼。如此匪夷所思的主題，其實只是事件衝擊的開端。沈石溪把故事重心擺在母羊的心路轉折上：從茜露兒因為哺育小狼紓解了漲奶之苦的內心情仇交戰；到小狼與母羊之間，因為哺乳的關係而產生對彼此的依戀情懷；到大公狼死於獵人手下後，母羊極力想把小狼轉化成「吃素的狼」的痴傻母性；到母羊發現無法改變大自然的規律而離開斷奶的小狼回到羊群後的發展……終於，沈石溪所寫的動物故事，已將對「動物個性」的寫實，轉化為對「人性」的側寫。

至此，沈石溪的「動物小說」已不僅僅只是「動物」小說，因為其中已道出了「人性」的各種樣貌，身為沈石溪的忠實讀者，忍不住要為他的轉型成功鼓掌致意。

書目資料

闖入動物世界，沈石溪著，民生報，9402，9867507401，平裝

苦豺制度，沈石溪著，楊恩生圖，民生報，9402，9867507428，平裝

紅奶羊，沈石溪著，楊恩生圖，民生報，9402，986750741X，平裝